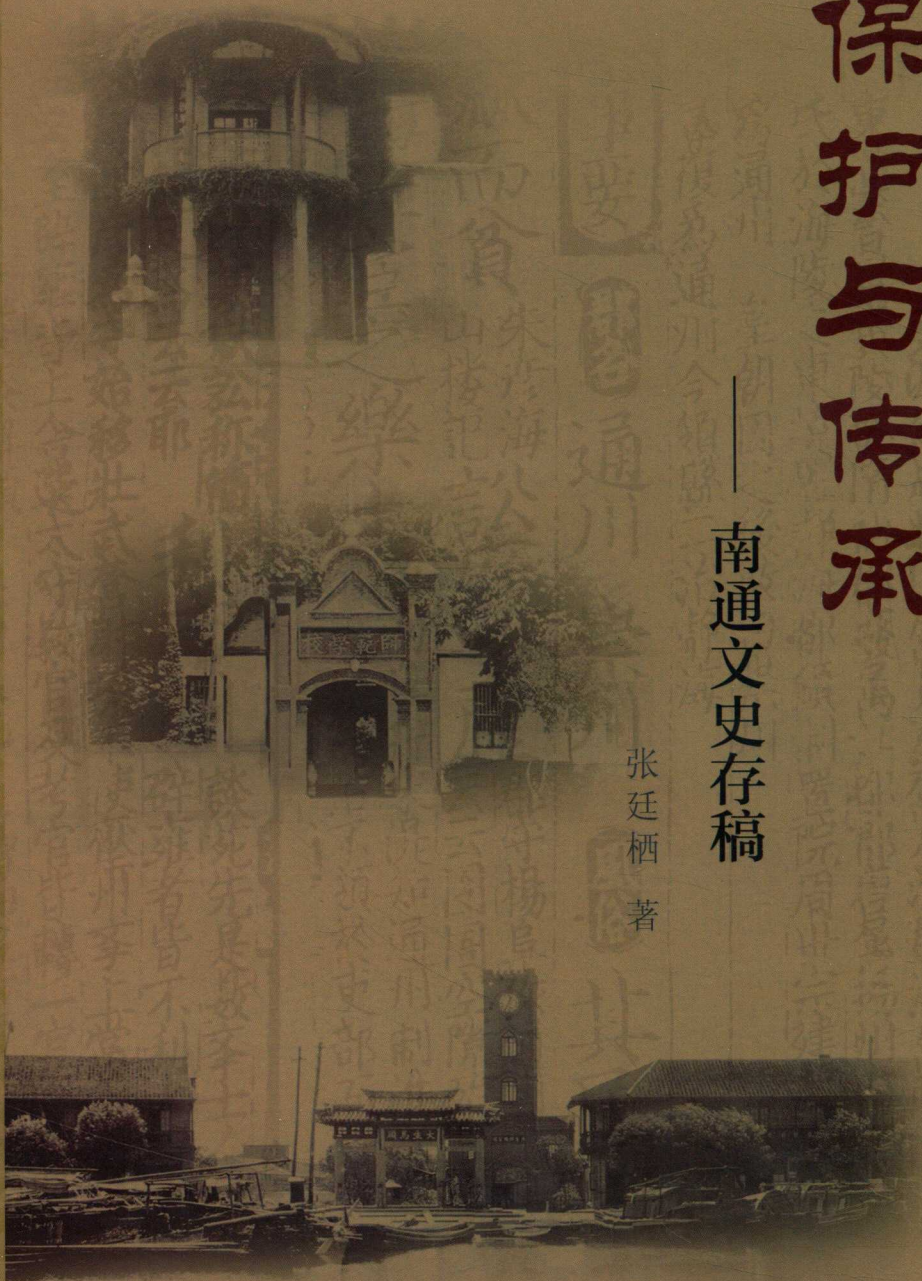


保护与传承

南通文史存稿

张廷栖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保护与传承

——南通文史存稿

张廷栖 著

二〇一七年十月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保护与传承：南通文史文存 / 张廷栖著. --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 10

ISBN 978-7-5672-2226-7

I. ①保… II. ①张… III. ①文化遗产—保护—概况—南通 IV. ①K295. 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0740号

书 名	保护与传承——南通文史存稿		
著 者	张廷栖		
责任编辑	薛华强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十梓街1号 215006)		
印 刷	南通华民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31.75		
字 数	467 千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2226-7		
定 价	88.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序

尤世玮

2009年1月2日,经国务院批准,南通市成为中国第110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国务院在《关于同意将江苏省南通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批复》中指出:“南通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历史遗产丰富,近代城市建设特色突出。”概括了南通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基本特点,凸显其历史地位和自身价值,是南通人民引以为豪的一张重要“名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南通市做了三十年的努力,整个申报过程,各级党委政府、职能部门、广大群众,尤其是一批具有文化自觉的文化人协同配合,攻坚克难,不断加深对历史文化的敬畏感和认同度,做了许多的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申报成功之后,围绕落实国务院颁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在科学规划、保护建设,在充分挖掘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与合理利用为现实服务方面始终没有停步,特别是提出了唐家闸近代工业城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新的目标,激励了广大南通人民。尽管各方面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认识还有差异,方法还有不同,但从总的发展趋势看,是遵循历史文化的自身规律,排除各种困难前进的,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那一批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认准目标执着不舍的文化人。他们从实际出发,深入研究,运用理论,通过学术,扩大认知,统一思想,为群众释疑解惑,为领导决策咨询。因而逐步形成共识,凝聚合力,使历史文化保护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本书作者张廷栖教授,就是这批文化人中突出的一位。收入这本《保护与传承》中的文稿,涉及南通历史文化的大课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包括江海文化、张謇文化在内的基础性研究,既有宏观也有微观的个案;一类是针对历史文化保护的应用理论研究,有专题调研报告,也有建议、意见、呼吁等。这些文字,既是他学术研究的成果,又留下了上述过程的记忆,更充分反映了一位学者的学术良心和历史责任感;既可以作为学术著作研读,又可以作为可信的资料查索,更能从中总结出保护传承历史文化的经验和体会,很有价值!因为我们平日常常为此交流切磋,因而读到相关文章,总会触景生情,感同身受,甚至浮现出当时的场景和事件的结果。我是十分珍惜和敬佩他的这批成果的。

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遗产,不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都是这个地方社会发展的积淀,为当地世代人民勤劳和智慧所创造。保护好、传承好,是对我们先辈的尊重和敬畏,是对我们自己的“根脉”的爱护和珍惜,更是每一个发展阶段不可或缺的基础和软实力……历史与现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文化与经济、政治共同构建社会。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这样认识:有的人认为此事与己无关,漠然;有的人认为是“破破烂烂”的“老古董”,不屑;有的人因为触及自身利益,反对;有的人为了“政绩”,独断;有的人则自觉不自觉地打着“保护”的旗帜,而客观上行破坏之实……其实,当下保护历史文化的“生态”尚欠不少和谐的方面。

正因为如此,一批自觉的文化人为之“抗争”,显得格外难能可贵!可能有人对“抗争”一词有不同看法,我反复思考,觉得还是比较妥帖的,因为还没有找到另外一个词从总体上准确地表达保护传承历史文化的全过程和具体情况。

“抗争”,往往表现在当某一街区、某一建筑、某一纪念物等面临“灭顶之灾”的关键时刻,他们忧心忡忡、挺身而出、紧急呼吁、联名上书、上门交涉,乃至向领导面陈……当然,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们中许多已是老人,其中就有张廷栖。

“抗争”,更多地表现在他们不辞劳苦地对一处处历史文化遗存进行深入普

查,积累第一手资料,分轻重缓急进行专题研究,然后将资料和研究成果向各级领导、职能部门乃至广大群众宣传介绍,提出保护传承的建议……因此这完全是理性的,有科学的依据和学术的支撑,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激动和发泄。这些年,许多研究课题的带头人,就是张廷栖。

“抗争”,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做到的,要有文化人的“底气”,更要有自身的风骨。“底气”是学识和能力,来自锲而不舍的学问功夫和独立思考。张教授是张謇研究专家,涉及江海文化研究,广泛学术联络,勤于著述,因而学养颇深。风骨就是不畏权势,不受利诱,不因人微言轻,敢于仗义执言。在许多座谈会、评审会、研讨会上,经常能够听到张廷栖娓娓道来的真知灼见,一睹其风采。

.....

每个人终将渐渐地老去,总有一天会不能写、不能说、不能动,但“我心依旧”,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是真正文化人的天职。希望他们留下的文字,作为学问、心得、体会、方法,能够传承下去,并推而广之;希望有更多的人增强文化自信、养成文化自觉,一起来保护和建设好我们的家园!

2017年2月2日

(南通市文联原主席、党组书记)

自序

我并非南通城里人,对南通的地方文史并不了解,因为我出身于黄海之滨一个农民的家庭里,启东聚阳乡元庆村是我的衣胞之地,1928年启东未建制前,是海门厅最东的一个村落。据我父亲讲,大约在咸丰年间,他的高祖两口子仅挑着一副担子从小海来到海滩垦荒定居,繁衍生息。在我的记忆中7岁左右的时候,于清明时节我父亲带着我去祖坟扫墓,启东俗称上坟。当年上坟只是男人的权利,女人是不能前往的。到了一块祖坟,我眼前见到的是一大片树林,并无坟墓,只有老树、朽枝和树丛,十分荒野,见了真有些害怕,所幸有一大群人在祭奠。所谓祭奠是先后来到的族人向树林鞠躬而已,然后集中到一家吃午饭。启东的风俗,扫墓只能在清明节上午举行,留午饭那一家是由“公田”收益所得开支。所谓“公田”就是祖宗留下的土地产业,按族宗辈分轮流耕种,轮到哪家就由哪家负担午餐。1946年,启东土地改革以后就不存在了。初中毕业后的我,于1954年离开家乡,去上海求学和工作,直至1962年因结婚生子在南通成家,才从沪调南通医学院工作。初到南通,不要讲对南通地方文史毫无所知,连南通方言都听不懂。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我在课堂上提问,正巧碰上回答问题的学生是南通人,她不用普通话而是以地道的南通方言回答。她所以选择方言回答通常有两种可能,一是对问题难以回答而采用回避的方法,二是调皮捉弄人,后者似乎没有可能。这位学生就是后来留在南通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顾永健主任医师。我听不懂她讲什么,只能请她坐下。我能听懂南通方言那是在1964年以后。当年秋天我被抽调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即后来称“四清”工作队。我被分配到徐州市新光织布厂工作队,队员均是工厂和机关抽调来的南

通人,交谈时都用南通话,我是秘书,秘书负责听汇报、做记录。这就迫使我认真听。开始带听带猜,听多了就慢慢听懂了,然而我始终不会讲。不会讲并不重要,南通人都能听懂沙里话和上海话,不影响工作。非但不影响工作,还有利于保密,因为徐州人听不懂南通方言。我了解南通地方文史是从研究南通革命斗争史开始的。

我了解南通地方文史是为了教学需要。我来到南通医学院工作时是一名讲授中国革命史的教师,为了教学的需要,充实教学内容,需要联系南通当地的革命斗争历史,从此开始收集和学习关于南通大革命时期的红十四军、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分区反“清乡”斗争、1946年的南通“三一八”斗争、“南通惨案”和苏中七战七捷等资料。1984年在南通市委党校工作时,作为中共党史教师注意对地方党史、军史的了解。这段时间主要是同官方机构打交道,如党史办公室等部门,但并不注意对其他南通地方人文历史知识的学习。

从研究张謇出发调查张謇的遗存,走进地方文史的阵地

自从1987年夏天出席第一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后,接着张謇研究中心干事会曹从坡会长聘我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干事,张謇研究逐步成为我研究的方向。1993年,在纪念张謇14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负责学术组工作,会后干事会选我兼任秘书长工作,以后张謇研究成为我研究的主攻方向,与李明勋会长和穆烜前辈接触更多了。我对张謇遗址遗迹的调查是在穆烜指导下开始的。1999年5月,市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要求张謇研究中心介绍张謇遗址遗迹,我在穆老的指导下整理了一份资料,向文教卫体委员们做了介绍,事后他们还进行了实地考察。我将张謇遗存这一份资料,与穆老联名在《南通今古》上发表,开始了我对南通文史遗迹的关注,也已认识到这是南通旅游的重要资源,并曾经找过成立不久在文峰饭店办公的旅游局领导,反映过我的想法。加上我与曾在南通中学的同事,又是集邮老朋友季修甫的密切交往,季老是位老

南通,对地方文史非常熟悉,与他的接触中对地方文史知识的了解使我受益匪浅。在我的印象中,南通民间的文化人是以穆老和季老“两老”为首的,我有幸与他们交往而走出高校的“象牙塔”,进入地方文化的圈子,这一点要感谢他们。

因旧城改造,投入保护寺街和西南营历史街区的行列

20世纪90年代全国旧城改造之风刮到南通,千年通州城在南大街以东的一半,早已铲平后建起高楼大厦,仅存不到一半的寺街和西南营也已作为房产开发地段的楼盘,分别划给华威房地产公司和亿诚房地产公司开发,这意味着南通千年历史遗迹将荡然无存,引起社会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响,尤其是文化界人士的奋力抗争,穆老和季老就成为这次民间抗争的中坚。我的加入首先受姚谦的影响。姚谦是一位口述史料的热心调查者,被聘到张謇研究中心工作后,我们交上了朋友。因工作关系,我与他接触更多,是他最早告诉我寺街要拆迁的情况,在他的牵线下我也加入了这场抗争。欲保存这个历史街区就要阐明它的价值,要讲价值,就民居建筑本身来说价值并不大,那就要深挖文化底蕴,寻找人文资源。姚谦是该街区的老居民,他对街区人文历史做过调查,1999年11月,我首先请他草拟这一类的文章。他时隔月余拿出了“开发以张謇为中心的南通人文旅游资源简论”的初稿。经过修改后他认为以扬州大学旅游系赵苇航教授为第一作者更有权威性,会引起市领导的重视。赵苇航教授曾来过南通,与姚谦有交往,后来我们的旅游课题立项时,邀请他来作指导,这是后话。姚谦也要将我放在第二作者,我没有同意。姚谦是主要起草者,所以我是第三作者,孙模为第四作者。2000年1月我亲自把文稿寄给时任市委书记周福元。是年3月18日,周福元书记不仅阅读了全文,还批示给市委秘书长施景钤,市政府副市长季金虎、张庆平,并请有关部门论证,具有开发意义的应当保存和修缮,使城市规划和合理保护文物妥然结合起来。后来季副市长也批示给文化局,要求

认真研读,要他们拿出系统设想。由此,启发我后来申报旅游课题。

2000年6月,南通工学院领导要我筹建张謇研究所,即现在南通大学张謇研究所的前身之一。我在规划研究所近期研究项目时,在历史人物研究尽可能与现实需要相结合、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两个项目,除了“张謇与当代民营企业家研究”外,就是“以张謇为中心的南通人文旅游资源保护与利用”。研究所成立,我主持的该课题批准立项,课题组成员由姚谦、孙模、曹云泉、陈炅、赵苇航等组成。课题立项有了一点经费,可以进一步开展人文资源调查,课题组成员从市区扩展到县区的实地调研。一方面挖掘人文资源,另一方面利用人文资源积极提出各种旅游项目的建议,作为人民来信向市领导发送,目的是利用旅游经济,促使历史街区能保存下来,也以此与拆迁派抗争,回击《江海晚报》上有些被开发商利用的文人对我们的围攻。他们甚至背后说我们中的人,“一见就像封建的遗老遗少”。课题立项后,许多人被吸引到我们的周围,所以,施宁在《拯救寺街大事记》中有这样一段叙述:“这次呼吁书还有一个特点是由于南通工学院党委宣传部长张廷栖教授的加入,张廷栖同时还是张謇研究中心的副会长兼秘书长。在一定的程度上,张謇研究中心(实际上是南通工学院张謇研究所)课题组成了保卫寺街的实际领导者。”我们在抗争中积累了一定的资料。2001年我们又申报了南通市软科学课题,获得批准,后来通过鉴定结题成为一项科研成果,“张謇旅游文化系列谈”除发表在刊物上外,六篇论文还被收入施景铃编著的《南通旅游业发展方略研究》一书中。我的这本地方文史文集集中的有些文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我当时对文物古迹的保护,仅停留在作为旅游资源的片面认识上,后来在不断学习和专家来通活动的接触中受到影响而不断提高。

寺街能保存的好消息我是在一次为“第一城”而来通实地寻访专家座谈会上得到的。2003年3月29日,我与沈启鹏、尤世玮陪同专家们实地考察南通的遗址遗迹。30日下午,时任常务副市长蓝绍敏主持专家们考察观感的座谈会,听了专家们对南通作为近代第一城历史遗存的评论,认为南通文物史迹连续



不断而近代尤为突出,纷纷赞同吴良镛院士对张謇城市建设理念的论断,“张謇先生经营的南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同时,阮仪三教授批评南通近20年来发展甚快,但文物古迹破坏太

多,并建议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一定要保护好历史旧街区,这是必要条件等。散会后我与尤世玮走在最后,蓝绍敏副市长送走专家后一拍桌子说,“当务之急先把西北片的土地赎回来!”我们听了十分兴奋,寺街保住了,我们胜利了!

作为市民规划师,参与南通城市规划建设项目的讨论

2002年元旦以后,南通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出台一个政策,招聘市民规划师,以加强同市民的联系,听取市民的意见。我报名应聘,被正式聘为市民规划师,接受了聘书。开始我以市民的身份参与城市规划的讨论,注意历史文物古迹的保护。从此不仅注重人文历史的调查和学习,也注意中央有关文物古迹保护和城市规划建设精神的学习与提高,加上与规划局吴旭局长、马啸平总工程师、钱圣豹副总工程师及孙寰、单金林主任等较多接触,受益匪浅。

2003年元旦以后,市委书记罗一民在干部会议上做了关于宣传吴良镛院士“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论断的部署。1月17日,规划局召集10多人征集有关城市建设的史料和文物,我提供了以往学者对南通城市建设的有关论文。有人还拿来张謇当年城市测绘的图纸,大家见到无不惊讶,也议论有关文物史料的线索。在会上还分发了吴院士论证第一城的论文,征求意见。当场对论文未加讨论,只能带回去阅读了。事隔两天,孙寰同志来电话,要我对吴院士的论

文提建议,我才重视起来,反复阅读,对其中的论据和个别提法提了总共 13 条建议并复印了两份有关资料。1 月 23 日一早,由孙寰同志来我家取走。想不到 1 月 30 日,吴院士亲自打电话给我表示感谢,并提出问题与我讨论,令我受宠若惊,春节未休息,给吴院士写了有两条重要建议的回信。自此,与吴院士有 10 来次信函往返,深受教育,他还亲自题写墨宝鼓励我“锐意进取”,令我终生难忘。这是规划局为我牵的线。事后我参与由规划局承办的,于



6 月召开的“中国近代第一城学术研讨会”筹备工作,以此纪念张謇 150 周年诞辰。以后,参加规划局对规划项目征求意见和历史文物保护的活动比较频繁,还陪同吴旭局长和孙寰同志共同赴京拜访吴良镛院士。通过与大师的交往,学习到一些规划的知识 and 先进的理念,所以本文集中有我对城市规划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由主持唐家闸近代工业遗产普查项目而研究工业文化遗产

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南通是全国沿海开放的 14 个城市之一,创建了国家级开发区,从此南通工业建设重心南移,20 年来唐家闸这个民族工业的老基地得不到更新,传统工业落后和遭到淘汰,除了个别企业艰难支撑外,原为轻纺工业的基地呈现为一片破败的工业遗存。多少人将其视为房地产开发地块,引起我们对许多张謇的遗址遗迹十分担忧。我曾听赵苇航教授提到过,近代工业遗产是实业文化旅游的资源,穆老也不止一次地对我提及要重视唐家闸,但不知道从何着手,我曾有过编《唐家闸志》或《唐家闸史》的意向。在 2002 年做旅游课题时,课题组实地考察了唐家闸的工业遗存后,我草拟了《唐家闸的旅游资源

亟待保护与开发》一文,开始对唐家闸工业遗产有了初步认识,从旅游价值入手,呼吁修旧如旧加以保护。通过 2003 年陪同专家们实地考察的好机会,对它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提高。

2004 年,南通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第 18 号代表议案,开始了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龙头的“五城同创”活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工作也随之开始启动。2006 年 9 月 22 日,江海文化研究会召开了一次“唐家闸工业遗产保护”的专题性座谈会,参加会议的 40 多人中有近 20 位同志先后踊跃发言,从它的文化价值、人文底蕴、市镇文化的阐述到提出许多保护利用的建议。我在会上的发言题目是“唐家闸工业遗产价值论”。通过讨论提高了对工业遗产的认识,有利于配合市政府的申报工作。南通市政府为此制订了实施方案,又将申报工作任务分解到有关部门。市规划局领取任务后,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唐家闸的近代工业遗产进行一次全面的普查,摸清家底。这是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点、亮点所在。2007 年,在规划局对唐家闸近代工业遗产摸底座谈会上,吴旭局长建议我领课题对它进行一次普查。当场我没有敢表态。会后得到姜平和曹云泉等同志的积极支持,得到张謇研究中心李明勋会长和尤世玮常务副会长同意,作为张謇研究中心的课题,我有了底气。由我主持成立了课题组,成员由姜平、姚谦(中途因故中断)、曹云泉、陈佐和杨晓明组成。课题组历时三个月,在唐家闸实地展开拉网式调查,完成了资料的收集工作。又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完成资料整理和图录编印等任务。课题的实际工作主要由以姜平为首的组员完成,为规划局的申报准备工作提供了有效的基础性资料;同时,课题组的全体成员对唐家闸工业遗产的认识有了升华,一致认为十分可贵,不可多得。它的主要特色不在单体文物的突出方面,而是涵盖了工业遗产概念的全部内涵和外延,是个完整的近代工业园区,保持了原有近代民族工业基地的整体风貌,在国内很难找到如此完整的近代工业遗产城镇,完全可以创造条件申报世界工业文化遗产名录。对此我们向张謇研究中心的领导做了汇报,李明勋会长、尤世玮常务副会长都十分重视,分别在不同的场合

和会议上,以不同的形式向市领导建议,建议完整保存,创造条件,争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南通市委、市政府也十分重视,邀请一流专家做保护规划。



在课题完成以后,课题组一致认为要珍惜这份宝贵资源,除有效保护外,还要进一步挖掘和研究它的价值。首先为抢救芦泾港生态绿地和陈氏花园,在旅游局的有力支持下,我与姜平、曹云泉、陆嘉玉、陈佐等向市政府写了紧急呼吁书。考虑到人微言轻,决定征得沈启鹏、尤世玮为首的文化界人士的响应。因为他们曾是市人大多年的副主任和常委,为南通文化古迹的保护和利用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本人认为,自从“强国梦痕”浮雕策划建成以后,南通民间文化活动是以他们两人为首。呼吁书得到沈启鹏、尤世玮、穆烜、沈玉成、赵鹏、戴致君等同志的响应,纷纷在呼吁书上签名,引起市领导的重视。市政府丁大卫市长接到我们的呼吁书后亲自批给分管市长,朱晋副市长又批示给市规划局实地考察,召集专家开会论证,先后又有丁大卫市长,蓝绍敏、朱晋、吴晓春等副市长亲自前往实地视察,通过市长会议改变了原为集装箱公司工业用地的规划,制止了肺科医院在此过渡而损害资源,很快制订了保护建设的规划。挽救了这块十分



珍贵的城市生态绿地和许多宝贵的名木古树,免于成为工业用地而毁于一旦。为了保护好这份绿色生态资源,由我主持,姜平、曹云泉、陈佐等组成课题组,组织申报了“南通市 2008 年度经济与社会发展热点研究

课题”，获得批准。我们对这块地的生态资源、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了全面调研，论证了它的价值，也提出了建议，课题成果提供给有关部门参考。市规划和建设部门在保护和利用规划中吸收了该课题的成果，并当年被评为“南通市 2008 年度经济与社会发展热点研究成果”一等奖。我们的建议发出后仅两年时间，命名为“城市绿谷”的第一期工程芦泾花园保护利用工程完成并对外开放。市政府如此重视民间呼吁，如此快速地保护和利用，我们均感到十分欣慰和赞赏！

同时，唐家闸的大批工房是近代工业遗存中的重要内容和独有的特色资源，反映张謇等大生集团管理阶层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但是，百年建筑，十分破旧，居住环境很差，拆迁呼声很大。面临如此形势，再由我主持，由姜平、曹云泉、陈佐、戴致君、赵鹏组成课题组向南通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申报了“唐家闸工房的保护与改造研究”课题，获准后，除了申述工房的历史和人文价值外，提出了保护和利用方案，经评审结题，成果提供给了有关部门参考。

在这些课题的研究中，我们越来越认为有必要将唐家闸的近代工业遗产全面地比较完整地展现给南通人民，让南通人民了解、研究，保护好、利用好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并为将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做些前期的资料准备。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历史的使命感驱使我于 2009 年再向南通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申报了编撰《1895——百年工业重镇唐家闸》一书的课题。课题仍由我主持，姜平、戴致君、赵鹏、陈佐、曹云泉组成课题组。该项目获准后，首先经过集体讨论，姜平列出了提纲，经过讨论并二易其稿。确定提纲后由姜平总撰，他付出了大量的劳动。陈佐、曹云



泉分别再度深入唐家闸,补充和整理部分资料,还有朱永华现场拍摄照片。初稿形成后又集体讨论,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最后才定稿。由江海文化研究会列入“江海文化丛书”的出版计划,使《工业遗产的瑰宝——唐家闸》一书于2010年面世。本书在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荣获二等奖。

2008年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活动中,唐家闸近代工业普查课题成果是基础性材料,重点内容。我与沈启鹏、尤世玮被邀请陪同专家评委实地全程



考察和汇报评议等活动。也由此申报成功后,于2009年市委与市政府的表彰中,张謇研究中心荣立集体三等功,本人也获一个三等功荣誉。

从实地调查考察,从旅游资源出发到系统

整理资料,进行专题研究,是一个学习和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促使我为保护这些遗产做出了应有的努力。对唐家闸工业遗产的保护,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阻力重重。由于对工业遗产认识的缺位,或者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以种种借口,使已经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街区和受到法律保护的工业遗存,仍不断遭受破坏。最严重的是以解决交通问题为借口,拓宽河东街,强行拆除沿街店面房,造成近代工业城镇风貌严重损害。本文集中留下了文化学术团体和本人为此抗争的历史痕迹。

参与保护南公园历史建筑的抗争

南公园是张謇在南通创建的六个公园之一,这本来是市民的公共活动空

间,尊老敬老的场所,其间有千龄观和与众堂是市政府公布的优秀历史建筑,在企业改制中却错误地廉价出售给私人企业。业主为了私人利益将公园改建成私人会所。当他们的设计方案公布后,我们曾向政府呼吁要保护历史建筑,但无任何回应。业主企图征得改建设计方案的赞同,曾出面召开过不明真相人的座谈会,以此制造舆论。以后又与张謇研究中心联系,企图组织专家座谈来达到他们以往的目的。我在研究中心接待时当即拒绝。然而2011年3月2日,在未经申报和规划局审批的情况下,他们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一夜之间,将千龄观和与众堂历史建筑夷为平地,成了一堆瓦砾,造成既成事实。《南通日报》第二天,即3月3日刊出广告,配有歪曲南公园历史的文章。说明是经过精心策划,为非法拆除制造舆论。以李明勋会长为首开始了为保护南公园历史建筑的抗争。当日,张謇研究中心一方面向市政府发出呼吁,要求追查责任;同时,李明勋会长带领研究中心同仁,亲临报社交涉,要求更正被歪曲了的南公园历史。报社答应派出三名记者进行调查。调查报告后来未曾刊出。

我回顾的这段零碎的历史,是我这本文集内容的一个背景。同时,如果说我为地方保护文物古迹有一点点成绩的话,那是在文化圈内两代领军人物带领下,在众多同仁的影响和支持下获得的,我有幸融入了这个群体,使我的晚年生活不仅很充实,而且对社会有益,令我活得很有意义。我在此真心实意地感谢这个群体,感谢群体中所有的人,特别是带领我们和与我共同奋斗的朋友们。

2016年11月 于业勤斋